「二手男」的明星生活

錢國宏

人生在線

都說離婚負面影響多多，我用親身經歷有力地駁斥了這個論斷：我「因離成福」，一不小心，把自己離成了幸福的「二手男」，「二手男」又一不小心，過上了「明星」的幸福生活。

兩年前，因與長期兩地分居而無法調到一處的妻子離婚後，我便光榮地晉升爲「二手男」。都說離婚是人生旅途中不幸的一道坎，我卻居然因加盟「二手男」行列而成爲「黃金股」、「魅力股」，像「傅老大」一樣，開始了幸福生活——豈止是幸福生活，簡直就是明星日子！

首先，我享受到了明星級的待遇——輿論的中心，公衆的焦點。離婚後，一向不爲人們所注目的我，赫然間大放其彩，身前身後、左左右右，猛地冒出來許多雙克格勃一樣的眼睛，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地打量我。那眼神，犀利如刀，清澈如水，黏稠如膠——甭管你下樓、上街還是閒聊、小坐，熟識的和不熟識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樣一遍遍地拉你，像水一樣一遍遍地涮你，像膠水一樣黏在你身上就甭想甩下去！那情形確如魯迅所說：「似乎要搾出我皮袍下藏着的小來」！一邊對我進行全方位CT，一邊對我進行指指戳戳，間或也低分貝地拋出一些或誇讚或猜測或肯定或否定的評析來。正當你驚訝身邊居然隱藏着這麼多的「股評專家」時，那些目光卻都像鰻魚一樣倏然游移開去，迅速得連劉翔都爲之汗顏。

其次，我擁有了明星級的「範兒」——前迎後擁，圍追堵截。一向疏於往來的親朋好友、左鄰右舍，突然間煥發出了強烈的愛心和關切，「不在猜測中沉默，就在沉默中爆發」，時常追着攆着問我：「阿光，爲什麼離婚呀？」「阿光，下一步咋打算的呀？」走在街上，街上有人追問；回到家裡，家裡有人打聽，彷彿周圍有一張大網，將我網在其中而無法逃脫。有些熱心人對我的關心程度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無論什麼樣的話題，他們居然都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扯到我的婚事上，那種無所不能的聯想眞可謂是「精鶩八極，心遊萬仞，神接千載，視通萬里」！譬如：「喲呵，今天天不錯呀，風和日麗的，哎——阿光，你咋離的婚呢？倆口子感情不是好好的嗎？」「昨天，高速公路上二十多輛車追尾啦，死了好些人吶！哎，對了，阿光，你是不是因爲媳婦有外遇才離婚的呀？」……面對這樣的「現場採訪」，誰能繃住不笑才怪呢！

再次，我得到了明星級的實惠——衆人尋我千百度，驀然回首，驚起紅娘無數！隨着公衆關切度和個人知名度的不斷提升，我的手機和座機高頻率地響起來。在單位埋頭工作時，電話響了：「阿光，嬸給你介紹了個中學女老師，周六沒事去相一下？」坐在去下鄉調研的車裡，手機響了：「我說老弟呀，婚姻大事解決沒？哥幫你物色一個？」即便是在洗手間裡「繁忙」之際，也會經常接到紅娘們打來的電話：「哎呀我說，您老到底想找個嘛樣的？總介（這）拖着它也不是回事耶！大姨有個侄女，跟您老挺般配的，差一不二就結了唄！」面對着晝夜響個不停的電話，和來自五湖四海的問候，你好意思「三屍神暴跳，五靈豪氣騰空」嗎？你只有感激涕零的份啦！

最後，我養成明星級的通病——貌似我行我素，實則如履薄冰。人皆云「寡婦門前是非多」，殊不知「二手男」門前的是非也不少呢。由於「二手男」產生了明星效應，所以生活中，我時時提醒自己、刻刻約束自己：勿與異性過於親暱，勿將異性保姆僱到家來，勿與異性單獨相處，勿與異性並肩過市。某日上街時，恰與樓上大娘相遇，於是一同前行，結果爲樓下住戶瞄見：「阿光這孩子咋恁沒眼光，連六七十歲的老太太也通吃哩！唉，眞是離婚整三年，母豬賽貂蟬啊！」——我一把扶住牆，才沒有癱坐地上！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幾度春秋過後，「二手男」依然寡居一室，遺世獨立，日日煢煢孑立，月月形影相弔，門前熙熙攘攘，耳畔聒聒噪噪，心內沸沸騰騰，沒尋到「櫻桃樊素口」，倒把自己混成了「楊柳小蠻腰」！看來明星日子的幸福指數並不是很高。「二手男」若想存身清平世界、過個消停日子，恐怕口訣只有四個字：「立馬結婚」！

嗚呼，「二手男」！

「丘八詩」一瞥

書林擷趣

魯民

「兵」字上下拆開分成「丘」、「八」二字，「丘八詩」即兵所作的詩。最早提出「丘八詩」的是馮玉祥，他一生寫詩一千四百首，自稱「丘八詩人」，所寫的詩爲「丘八詩」。馮說：「我的詩，粗且俗，和雅人們的雅詩不敢相提並論，因此，只好叫作丘八詩」。周恩來曾對馮玉祥的丘八詩作了高度評價：「丘八詩體爲先生所倡，興會所至，嬉笑怒罵，都成文章」。

「丘八詩」，雖爲馮玉祥所倡，其實一向都有的，如果準確定義，「丘八詩」當爲粗通文字的軍人寫的類似順口溜的詩。畢竟軍中還有不少能詩善文的儒將，如范仲淹、辛棄疾、岳武穆、文天祥等，其作品也是高雅至極的。

最著名的「丘八詩」，當屬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粗獷有力，大氣磅礴，堪稱「丘八詩」中的上乘之作。可也有人不服氣，山東督軍張宗昌就做了一首《大炮歌》：「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還覺得不解氣，又口占一首《笑劉邦》：「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竄。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的早已回沛縣。」

「丘八詩」多不講技巧章法，隨意性很強。「安史之亂」時，叛將史思明封其子史朝義爲「懷王」。一天，史思明下令將一籃鮮櫻桃賜給史朝義及其老師周至，並隨口吟道：「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左右稱頌：「好詩！倘把『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換一下，讓『黃』『王』相押韻，就更好。」史思明大怒：「我兒豈能屈居於周至之下！」一時傳爲笑談。

當然，也有寫得比較整齊、合轍押韻的。起義將領黃巢的「丘八詩」文化含量就高得多，最出名的就是那首《不第後賦菊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後世詩評家張端義於詩下註道：「跋扈之意，現於孩提時。加以數年，豈不爲神器之大盜耶！」袁世凱在一九〇九年寫了一首《登樓》：「樓小能容膝，簷高老樹齊。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這首詩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身雖隱居、心雄天下的心態。

這兩位畢竟都是參加過科舉考試的，儘管都因落第而棄文從武，於詩文上還是多少有些講究的。

「丘八詩」雖也是言志之作，但不事雕琢、推敲，惟說得痛快就好。李自成詩《米脂起義》曰：「天下貪官權貴，全都狼心狗肺。老子鋼牙咬碎，操它祖宗八輩！」文字簡單，近乎口語，在軍中傳誦一時，成了討伐朱明王朝的檄文，號召農民造反起事的號角！清代陝甘總督楊遇春《遊卧佛寺詩》，詩曰：「你倒睡得好，一睡萬事了。我若陪你睡，江山誰人保。」文字淺陋好笑，意思卻不錯。還有馮玉祥的《護林詩》：「老馮駐徐州，大樹綠油油，誰砍我的樹，我砍誰的頭。」言簡意賅，擲地有聲，讓人肅然，看似詩歌，實則法令。

抗日英雄馬占山，胡子司令張作霖，逃跑將軍韓復榘，也都有「丘八詩」面世，各有特點，均爲直抒胸臆、想到就說的不羈之物。中國是個詩歌大國，「丘八詩」在詩歌百花園裡即便算不上一朵「奇葩」，至少也是一棵別具一格的小草吧。

莊蘊寬任都肅政史

吳歡

在百般無奈之際，又是趙鳳昌站出來發言說：「我以爲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交替之橋梁，所以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信任的人物，我以爲只有少川（唐紹儀）先生最爲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很想勸少川先生加入同盟會，成爲會員，再任總理，這便是雙方兼顧之法。」

趙鳳昌話音剛落，孫、黃同時起立鼓掌，熱烈表示歡迎唐紹儀加入同盟會，並即刻通過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袁世凱聞報也頗爲認同，立刻批准。如此皆大歡喜，南北議和圓滿成功。

唐對於革命來說，尤其對國民黨來說是新來乍到之人，對於孫、黃、汪、宋諸黨人爲新交，則遇事當然找趙鳳昌商量；在組閣中袁多索名額，頗涉自大，非南方各派所能忍受。而南方各種政治力量又競求顯宦，爭官奪位，視作政治的「酬勞和傭金」，雖孫、黃亦也難於應付。比以前臨時政府的人選更加爲難，函電交馳，一擬數改，又是趙鳳昌的策劃，排難解紛，使人選的安排未出大誤，相對合理，南北大都滿意。

總理一職剛定，南北雙方又爲爭陸軍總長一職發生強烈爭執，北邊袁世凱囑意段祺瑞，南邊黃興志在必得。但畢竟南方勢力懸殊太弱。急切之下，趙鳳昌親筆致函黃興，通過妻弟洪述祖協調北方同意，任命黃興總參謀長，並苦勸黃屈就此職。

現將此函原文照錄如下：

南京、陸軍總長黃、速轉汪精衛君鑒：

維密內閣不速成立，危險萬狀，其原皆在陸部一席不決。南軍隊所主張，北方亦有萬難，現內亂外交，均極紛逼，倘再遷延，必致不測，萬不得已，仍當以克就參謀為調和計。弟昌前日又函致克切述之，現尚未決，乞兄向相洪（述祖）等痛切陳說利害，令勿固執，並告克須力戒將士，共曉此意，以救危局。

涕泣叩禱

昌、仁

趙鳳昌善於把握時機，掌握要領，確保首要任務是「推翻滿清，建立共和政體」，其間勞心敝舌，左支右絀之苦況，可以看出趙鳳昌爲這些事的平衡費盡心機，但他自己卻從未有絲毫炫耀的言辭。

袁世凱出任大總統，仿前清「都察院」例，成立了「肅政廳」，莊蘊寬被任命爲都肅政史。此一職位，權力極大，下轄十六位肅政史，由平政院院長、各部總長、大理院院長和咨詢機關等秘密推薦，呈請大總統選任，獨立行使下述職權：

對國務卿、各部總長及其他官吏的違憲違法，行賄受賄，營私舞弊和瀆職殃民的糾察、彈劾；對人民陳述之事件，依法向行政院提出行政訴訟，並監視平政院裁決之執行。

按照清室舊例，此職位都安排給資深德碩的威嚴長者。莊蘊寬以其世代官宦家族出身，清剛守法，兼顧南北的人望擔當此職。袁世凱認爲莊曾是前清陸軍部赴日特派員，早年在兩廣推選新政創建新軍，聲譽甚隆，與北洋系關系深厚，可以監控南方勢力。孫、黃則認爲莊蘊寬雖是清室老臣，卻最早贊助革命，正可捍衛南方利益，隨時監督肅政老袁，以免偏離共和。果然後來老袁稱帝，正是莊蘊寬第一個挺身而出，都肅政務，公開反對。

趙鳳昌就任大總統，爲感謝趙鳳昌功在民國，特派梁士詒邀請趙北行，趙笑而謝之。接着又禮聘趙爲顧問，授予勳章，趙鳳昌均答以婉拒一電而已。

我的曾祖父吳稚英於一九一三年，因久病不治，逝世於家鄉常州。莊蘊寬甚爲悲痛，便把剛剛喪夫的二姐莊還全家接到北京。我祖父吳瀛彼時二十三歲，剛剛結婚，便陪着母親莊還來到北京舅舅家。

吳瀛由於是湖北新軍領導人子弟，又曾在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方言學堂（武漢大學前身）英文專業畢業，自幼曾隨另一位舅舅，亦爲莊蘊寬表弟常州大畫家湯定之學畫，因此精通書畫文史，學貫中西且才氣過人，又有諸位長輩支持，加之民國初建，急需用人，便順理成章地進入民國政府內務部警政司工作，任第三科科長，主管的是外事警察和地方治安，不久又去北京市政府任坐辦（相當於現在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其中主要責任，是對遜帝溥儀與清宮事物的監管。

二〇〇九年十月，國家圖書館出版了十卷本《趙鳳昌藏札》（二千七百餘封檔案），這批史料徹底揭秘了一個世紀以來不爲人知的民國建立的眞實情況。證明趙鳳昌於民國初建爲孫中山、袁世凱所倚重，功勳卓著，孫、袁兩人信札足可見證。

孫中山親筆致函趙鳳昌，請其做樞密顧問，現將原文照錄如下：

時年約65歲的莊蘊寬便裝照

竹君（鳳昌）先生執事：

民國初基，餘羶未洗，萬方多故，正待經營，文以薄質謬承重任，思力未精。叢脞堪虞，然有碩顏相為扶持，恐負國人推選之意，素審執事器識宏通，體用兼備，擬借高遠之識，以為切勵之資，敢奉屈為樞密顧問。執事智珠在握，天下為心，想當慨然惠顧，共濟前途。臨楮馳心，毋任盱眙。即頌興居，惟希炤譽。

孫文謹肅

另一封是袁世凱致趙鳳昌書：

趙竹君，湯蟄仙（即湯壽潛）兩先生：

今國基稍定，凱以綿薄謬荷公推，夙夜競競，深懼始謀弗滅，無以範垂久遠，倘非大雅宏建，匡其不逮，何以廣集衆思，裨補闕漏，茲敬屈先生為顧問，以資矜式而備諮詢，庶幾免策進行，幸無隕越，伏望念國步之艱難，不以肥豚而忘天下，非凱一人之幸，海內同胞實共賴之，臨風延佇，敬迓高車。

袁世凱（青）

意味深長的是，這兩位民國初建時期最大人物的盛情邀請都得到了趙鳳昌的回信婉拒。

後來，袁世凱要恢復帝制，消息一出，舉國震驚。

（《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系列之十一）

群衆路線

楊繼良

域外漫筆

昨天看當地電視台播送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每周一次的「六十分鐘」節目。記述一個從事房屋修理的「比爾福房屋復原公司（Belfor Property Restoration）」的故事，很感人。這家公司在三十個國家有員工四千五百人，公司的CEO微服到基層，參加勞動、細察員工的工作情況，深被員工勤奮努力所感動。故事的結尾是公司召開職工大會，表彰、獎勵優秀工作者。這位CEO在會上情不自禁，幾乎泣不成聲。我這個觀衆也被感動，眼淚也奪眶而出。

後來查互聯網，知道這則故事發生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隱藏的攝像機攝下了這位CEO穿上油污的工作服，和基層的工人一起，建造乾砌牆、拆除已經受損的建築物的過程。故事的結尾是在他那次去「勞動」的基層所在的Windsor鎮，當地職工集會，他在會上發表了動人的演講，一起勞動的工人也聲淚俱下地發表了感言。此事發表在一月十四日當地的報紙上。次日（十五日，星期天）上午九時，CBS在它的「六十分鐘」節目中播送了全部過程。我看到的又是第二天（十六日），我們這個小城市的電視廣播。

這則故事從一個小城鎮的報紙，被納入美國全國性的著名電視特別節目，接着又在我們這個邊陲之地播放，可見是被看作一個重要事件了。

從事情的發生到報道，又錄製成電視，當然也少不了刻意製作的成分。但也由此可見兩點。第一，一個大公司的首腦如此「親民」，實不多見。第二，他們也認爲這種「群衆路線」的做法，在當前金融危機下，是很值得提倡的；傳統的、漠視群衆的管理手段，值得反思了。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西風東漸，在中國大陸看到的，道聽途說地學習美國「先進理論」的，比比皆是。例如，在機場裡的書店門口，多次看（聽）到有「管理學家」大聲疾呼介紹「末位淘汰制」的。又如，內地有一家大企業有個「大足印」做法，在工人小組開班後會的時候，叫當天在操作上犯了事的工人，端站在預先畫在開會的地板上的「大足印」上，聽小組工人的批評，以懲前毖後。我和美國管理會計師協會的副主席到江蘇一家企業作調研時，後者告訴我們他們也曾去美國北方那家公司聽了介紹，但這個「經驗」不適合國情，完全不可行。他們還反問，「美國眞的是這樣做的嗎？」

群衆路線大概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吧。我以爲，這不僅是相信群衆的問題，更應提升到對待人的尊嚴來審視。我回國所見很局限，只覺得這一條似乎在大學課堂上被棄如敝屣，所以在看這則節目時會情不自禁了。

（寄自美國）

三月三挖薺菜

曹乾石

飲食男女

記得家鄉有這麼一首歌謠：「三月三，春光好燦爛，合家老小到野外，垮竹籃，挖薺菜，薺菜包餡噴噴香。」春回大地，萬物蘇醒，薺菜，這種很不起眼的野菜，展莖伸葉，吐出了新綠，率先報春，博得了菜市場上「追野族」的喜愛，被譽爲「野族天王」。

薺菜，又叫地菜、薺薺菜、田兒菜，它性喜溫和，但耐寒力很強，幾乎各地的田埂、地頭、路旁、溝邊、渠畔都可以生長。

薺菜入饌，歷史上早有記載。兩千多年前的《詩經·穀風》裡就有「淮渭荼苦，其甘如薺」的詩句。薺菜味之鮮美勝過園種蔬菜，歷代文人墨客對其讚嘆備至。晉夏侯湛的《薺賦》，宋陳達叟的《甘薺贊》，都對薺菜大加讚揚，宋辛棄疾爲其寫下膾炙人口的名句：「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南宋陸游喜愛薺菜，竟到了「日日思舊飽蕨薇，春來薺菜息忘舊」的地步，宋代文豪蘇東坡不僅寫下「時繞麥田求野薺」的佳句，而且發明了一種薺菜和米煮的粥，人稱「東坡羹」。明朝高廉品嘗後讚曰：「若知此物，海陸八珍皆可厭也。」

薺菜營養豐富，含有蛋白質、糖、脂肪、維生素等和多種微量元素，以及人體所需的氨基酸。薺菜可生食，炒吃，又可燒湯，作餡。記得小時候，每當大地回春，母親就會從野地裡挖回一籃籃薺菜，洗淨後用開水泡燙，切細加入香油、醬油、味精等調料，味道十分鮮美。有時，母親把新鮮薺菜與肉絲一起生炒，加入少許冬筍絲，吃起來既鮮又嫩。薺菜不僅是一種上等佳餚，且有很高的藥用價值，民間就有「三月三，薺菜當靈丹」之說。據現代醫學家研究證明：薺菜味甘，性溫，無毒，具有和脾健胃、明目止血、利尿解毒等多種功效。現在，薺菜已走上城市賓館飯店的餐桌，成爲人們喜歡的一道時令菜。

春暖花開，正是採集薺菜的好時光。人們不妨在工作之餘，帶着工具到郊區野外走走，既算是遊覽踏青，又可採挖薺菜，既可大飽口福，又可從中享受到一種新的樂趣，實爲件一舉幾得的好事。

梅蘭芳的謝幕演出

沈鴻鑫

藝苑咀華

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一生演出的京劇、昆曲達數百齣之多。梅蘭芳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七日，他才九歲。那時，北京廣和樓茶園貼演應時燈彩戲《天河配》，梅蘭芳在戲中串演昆曲《長生殿》「鵲橋密誓」的織女。梅蘭芳最後一次演出，那是在半個世紀之後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演出的戲碼是新編的京劇《穆桂英掛帥》。演出地點並不在一般的劇場，而是在北京西郊中關村中國科學院的禮堂。

京劇《穆桂英掛帥》改編自同名豫劇。豫劇名角馬金鳳演出的《穆桂英掛帥》，梅蘭芳先後看過四次，一直想搞新戲的梅蘭芳，覺得這個題材很適合他，於是就決定把《穆桂英掛帥》改編成京劇。

《穆桂英掛帥》這樣題材的戲，原先京劇中沒有。京劇《穆桂英掛帥》的劇本由陸靜岩、袁韻宜兩位女編劇改編。這次改編、排演，並非簡單地把豫劇移植和搬演過來，而是一次新的創作。豫劇的劇本原來只有五場戲：《鄉居》、《進京》、《比武》、《接印》和《發兵》。京劇本卻有所豐富，加了三場戲。京劇本裡的唱詞，也根據梅蘭芳的聲腔特點，重新進行了編寫。此戲由著名導演鄭亦秋執導，徐蘭沅設計唱腔，除梅蘭芳主演穆桂英外，還有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等名角加盟，陣容十分過硬。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穆桂英掛帥》在北京人民劇場首演，同年十月初又作爲國慶十周年的獻禮劇碼在京公演。這個戲以其激勵人心的思想內容和近乎完美的藝術表現，贏得了專家、觀衆的一致好評和社會的強烈反響。這是梅蘭芳解放後成功推出的第一部新作，也是最後一部新戲，它是梅派劇目新的巔峰之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梅蘭芳在北京人民劇場復演《穆桂英掛帥》。五月三十一日晚上，他又應中國科學院之邀，率領梅劇團到北京西郊中關村爲科學家們演出了《穆桂英掛帥》。中國科學院的禮堂並不大，科學家們聽說梅蘭芳要來演出，便帶着家屬早早就來到禮堂，把禮堂擠了個滿滿當當。戲的第二場「鄉居」，梅蘭芳出場了。由於朝廷寡情薄義，楊家辭朝回鄉。穆桂英出場時穿的是藍帔，梳的是大頭，完全是青衣的裝扮，但在家庭婦女的服飾下透露出幾分英武之氣。梅蘭芳雖然已六十七歲高齡，然而風采依然，甫一出場，就是一個碰頭彩。第五場「接印」，更加出色。穆桂英上場，唱四句「西皮慢板」，表達穆桂英盼兒心切，既急於要知道朝廷應敵的對策，同時又怕孩子遭到奸佞的迫害。「接印」一節，他在演穆桂英思想轉變時，大膽採用「九錘半」的鑼鼓套子，化用傳統戲兩沖、揉肚子的身段，以默劇和舞蹈來表現人物的思想活動，女主人公從顧慮中扭轉了過來，終於聽從佘太君的勸勉，答應掛帥，正準備改換戎裝，耳聽得聚將擂鼓之聲，立刻振起當年奮勇殺敵的精神。水到渠成地捧着帥印唱出了「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的豪言壯語。演到這裡，全場觀衆被深深打動，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梅蘭芳從一九六〇年開始，就覺得身體不適，胸間隱隱作痛，還以爲是胃病。但他只是服用些治胃病的藥，照樣辛勤工作。這次到科學院演出，同樣十分卯上，「出兵」那場，紮上大靠上台，一派英姿勃勃的氣概。演出結束，梅蘭芳率衆位演員謝幕。最後梅蘭芳挽着郭沫若並肩照了一張相。幾天後，梅蘭芳收到科學院送來的合影照片，他還興奮地在照片上題寫了演出的年月日及小跋：「是日觀衆情緒熱烈，而余演來亦酣暢淋漓也。」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次竟是梅蘭芳舞台生涯中最後一次謝幕演出。此時離開他去世僅僅六十八天。

一九六一年夏天，梅蘭芳又感到胸部不適，後到北京阜外醫院治療，據醫院檢查是心絞痛。經首都醫學專家會診，確定爲急性冠狀動脈梗塞合併急性左心衰竭症。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醫院盡力搶救。八月八日清晨四時許，梅蘭芳病況突然惡化，心臟停搏，呼吸停止，雖然全力搶救，終告無效，一代大師於清晨五時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七歲。

巨星隕落，舉世哀悼。郭沫若懷着極大的悲痛，在八月十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在梅蘭芳同志長眠榻畔的一刹那》的散文詩，他追述了觀看梅蘭芳最後一次演出《穆桂英掛帥》的情景，他寫道：

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上，你和你所領導的劇團，在西郊中關村為中國科學家們作過一次演出——《穆桂英掛帥》。

你把穆桂英眞正演活了，大家都為你的高度優美的藝術風格而感到鼓舞，感到忘我的虔誠，感到陶醉。

中關村科學院的禮堂實在太小了，但有你在台上演出，使那小小的禮堂成為無限大的宇宙。

在那兒眞是充滿了光輝，充滿了愉樂，充滿了肅靜，充滿了自豪，充滿了生命，充滿了美。

……

中國的科學家們都在感謝你，都在衷心地感謝你，你雖然只替他們專程演出了一次，但那是永遠的一次。

是的，是永遠，永遠，永遠！穆桂英永遠活在舞台上，梅蘭芳永遠活在人們心裡。

「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這是衝破原子核的迴旋加速器，使人們發生着責任感的連鎖反應。

是那一次，就是那一次，當我們上舞台向你和劇團的同志們謝幕時，你最後挽着我，讓要我和你並肩照了一張相。

這是使我多麼感到榮耀呀！你的左手緊緊握着我的右手，握得那麼緊，讓我深深感受到了穆桂英的精神。

……

這是郭沫若這位大文豪對藝術大師梅蘭芳的由衷讚美；也是他對梅蘭芳的最後一次演出的由衷讚美。